

卷五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一回

授術處女下山

盜法書袁公歸洞

但是含情總一家

旋風吹起活燈花

信精靈能變幻

七化七本無涯

話說大

開元年間鎮潞地方有個劉直卿官人曾做諫議大夫因上文

字打宰

李林甫不中棄職家居夫人曾勸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捨

白幾句

官人是個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氣為此言語往來上夫人心

不樂害

病請醫調治三好兩歉不能痊可忽一日夜間夫人坐在床

上吃了

粥湯喚養娘收過粥碗只見跟燈昏暗養娘道夫人且喜好

個大燈

人道我有甚喜事且與我剔去則個也落得眼前明亮心上

快羞

向前將兩指拈起燈杖打一剔七下紅燄俄頃燈花蕊兒落

在真

背後起陣冷風吹得那燈花上旋右轉如一粒火珠相似養

好耍子

燈花兒活了說猶未了只見那燈花三四旋七得像

書名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明 馮夢龍 增訂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靈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72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0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十八卷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双红堂
小说
109(3)

取地靈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卷之五
第九回

冷公子初試厭人符

蛋和尚一盜袁公法

道法緣流各一宗

白雲洞裡最神通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話說蛋子和尚在雲夢山下草棚中棲身專等五月端午日霧氣開時便
去白雲洞中盜法此時已是四月初旬算來端午只有一個月了心下十
分焦燥雖然求法的念頭甚誠還在半信半疑恐怕那僧伴所言道聽塗
說未知是真是假若是假時這霧氣是那里來的時常跑在山頭上打個
探望只見茫茫蕩蕩的一片白正不知中間是甚樣光景一日吃飽了飯
又買些酒來吃個半醉說道聞得醉飽之人霧氣傷他不得我頭頂着天
腳踏着地怕什亥袁公袁婆等什亥端午端六只管問他要這天書罷了
乘着酒興冒霧而行約進去還沒有一里那霧氣漸濃眼也開不得只得
轉身出來方知僧言不謬且守到端午日看化已牌時分霧氣漸開交了



2996

午時天氣清爽蛋子和尚道慚愧果有此話今日被我守着了脚穿一雙把滑的多耳麻鞋手提一根檀木棍兒抖擻精神飛也似一般奔去行過二三里外高也低也都是亂山深澤草木蒙茸不辨路徑只中間一線兒畧覺平穩似曾經走破的依舊這路行去約莫十里之程果然有個石橋跨在澗澗之上足有三丈多長只一只多澗橋下波濤洶湧亂石縱橫如刀鎗擺列蛋子和尚初時看見未免駭然一念想着既到此間如何生退避心死生有命怕他怎的把雙眼只看着前面大着胆索性跑去不覺一溜烟的走過了那邊便是石洞也口上面鑿白雲洞三字進了洞時好大一片田地別是天口但見

平原坦也古木森也奇花異草四時不謝長春珍果名蔬終歲非栽自足楚王遊獵馳騁未經司馬詞章形容不到避秦假使居斯地縱有漁郎難問津

蛋子和尚觀之不足玩之有餘行到前去見一座大石峰上供着一個白香炉瑩潔可愛蛋子和尚道且莫論天書法術只這般景致這般寶貝

都是世人夢想不到的今日到此也是宿緣有幸爬上峰頭正待飽玩忽聞得香氣觸鼻剛說得一敲奇怪早見炉中一縷香烟裊裊而起蛋子和尚大驚道莫非午時過了白猿神歸來也撲地的跳下峰頭也不回顧一心照着來路狠跑連這根檀木棍兒也忘失了到得石橋邊只見霏霏靄靄霧氣漸生這和尚看了忙在橋上打個脚胖險些兒落在下面去且喜過了石橋胆大了放開脚步十來里路須臾走到方纔回頭看時一天濃霧把洞門依舊遮藏回到草堂中坐了一個多時候喘息方定心中納悶道特地這遍辛苦只看些景致討不得一點兒消息還不知天書真個有也沒有正是貪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焰夜珠到那一個端午整日的還有三百六十日怎生樣捱得過又思想了一回道一遍生二遍熟再等一年我也不看什麼景致了一口氣跑到那白猿神的臥室隨他藏得天書多也少也滿擔的挑他出來任我揀擇取用却不好從此息心息意做個長久之計把這草棚兒權當做家業整月整日的四處去閒遊募化一日行到一個地方名曰永州其地有個石燕山有個浯溪都有些奇處

怎見得其山堆滿的零星碎石狀如燕子若風雨時節遠處觀望就像飛燕一般人若近邊也撲在身上來及至拿到手中看時還是一塊石頭風息雨止便不飛了那活溪石崖上天然嵌下一塊鏡石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餘其色如漆明澈異常雖比不得秦時照膽鏡把五臟六腑都照出來却也一根七鬚眉鬍然可數蛋子和尚因愛這兩處古跡在永州多住些時一日又到石崖邊去看時不見了石鏡單七留下個窟籠正在驚訝之際只聽得山坡上鸞鈴敲响一羣人衆飛奔前來蛋子和尚伏在一株大松樹後偷眼看時爲首馬上的是一位少年郎君生得唇紅面白頭戴唐進士巾身穿吳綾道袍騎下一匹灰黃馬後面跟着十來個家童那郎君下了馬步到崖邊看着窟籠指天畫地不知與家童說些什麼隨後四個莊戶牽繩帶索的扛着一塊黑色大石到來蛋子和尚心下想道一定是這郎君取了那石鏡去了把石頭烙樣做一塊來嵌着哄人只見莊戶抬到崖邊衆家童道趁這繩索方便不要歇手衆人一齊上前助力也有在上面牽的也有在下面推的也有將杠子帮襯的不一時將那塊石頭弄

到窟籠跟前相着體勢安頓停當慢七的抽起繩索那石頭恰好搬下來人一撥喊起原來那塊黑色石頭就是石鏡這郎君姓冷是本處冷山莊的公子雖然生得標致爲人刻薄諱名叫做冷剝皮有個田莊只在這五里之內叫做冷家莊這冷公子一心愛那石鏡驀地教人偷回莊上去誰知此鏡有神離了石崖就如黑炭一般全無半毫光彩方纔送還舊處剛嵌入明朗如故蛋子和尚聽得衆人發喊伸出頭來看時冷公子早已瞧見喝道兀那和尚獨自一個在此探頭探腦莫非是剪徑的毛賊麼蛋子和尚只得出身向前打個問訊道貧僧稽首了貧僧是泗州城人氏發心要朝各郡名山經遊貴地不知貴人到來失於迴避衆家童道這行脚僧無禮見了大爺頭也不磕個兒蛋子和尚却待回言到是冷公子說道出家人不須行禮動問長老尊姓何名到敝地幾時了挂塔在於何處蛋子和尚道貧僧在迎暉山迎暉寺出家叫做蛋子和尚到貴地雖然將及一月並不曾落個寺院只是風餐露宿冷公子便道難得有緣相遇做莊不遠欲屈長老到彼素齋是必勿拒蛋子和尚道多承大檀越厚意當下

冷公子上馬先行分侍兩個家童跟隨長老隨後慢來却說兩個家童在
路上對長老說道我大老爺好的是道家不信佛法從不曾齋一個僧布
施一文錢今日見了長者便請莊上赴齋是十分敬重破格相待了蛋子
和尚道你大爺姓甚家童道姓冷百家姓上冷訾辛闕的冷字家老爺在
朝官拜翰林學士止生下這一位公子留在家中讀書新近娶了箇小主
母在莊上以此這幾日只在這莊上住說話之間已到莊前蛋子和尚看
時果然好個冷家莊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路列着幾樹槐陰面對着一泓秋水打麥場平
石碾正好蹴毬放牛坡密草鋪又堪馳馬層層精舍似齋孟嘗養客
之居處花臺疑石太尉迎賓之館定是宦家長別業非同村戶小莊
園

蛋子和尚到得堂中冷公子出來重新見禮看坐問道長老出家幾年了
青春多少不像有年紀的蛋子和尚道貧僧虛度一十九個臘子從幼出
家的原來僧家不序齒只序臘冷公子道俗家端的姓甚難道真個姓蛋

不成蛋子和尚道貧僧在佛門長大並沒有個俗家相認只這蛋子二字
姓也是他名也是他冷公子道聞得命犯華蓋定要為僧為道長老從小
入空門是十二分的硬命了今年十九歲是那月日生蛋子和尚道貧僧
是月內領進寺門的說起來像是十一月的光景日子時辰都不曉得說
罷只見一個家童出來問道素齋已完擺設何處冷公子沉吟一會答應
道擺設何處冷公子沉吟了一會答應道擺在採蓮房裏罷冷公子先起
身道請長到後園赴齋蛋子和尚道多謝了冷公子道方纔失問了敢也
用些葷酒在蛋子和尚道葷酒到不曾戒得冷公子笑道怪道長者這般
雄壯恁地時小莊到也便當分付家童把些見成魚肉之類暖一大壺好
酒一同素齋送去又道在下有些俗事不能相陪了蛋子和尚道不消費
心少停拜謝當下別了冷公子隨着家童灣曲走到後園之內這園
上有個魚池約莫數畝之大正中三間小亭子彷彿着江南船樣一順兒
迤進去的亭子四圍種些蓮花此時深秋天氣雖沒花了還有些敗葉橫
斜水面亭上有個扁額寫採蓮船三字旁注採花馮拯題池南邊三間大

厥廳兩旁都是茂竹廳前大石條砌就一個玩月臺上繫一隻小兒渡船家童請老長下了渡船解了纜索把單槳兒擡着頃刻到那亭子邊送和尚進那採蓮舫內依先擡着渡船去了蛋子和尚看時果然與船舫無異一間上都有照壁隔斷都是開闔得的第一層是個小坐起第二層又進深些擺列桌椅等件旁邊都是朱紅欄杆挂下斑竹簾兒第三層四圍暖窗中間設小榻分明是個臥室蛋子和尚心裡暗想道要請我吃齋到處吃得如何送我在這水池中間敢是怕我走了去不領他的盛意麼終不然難道他不信佛法怪我們僧家哄我到這絕路餓死不成正在徬徨之際只見兩個家童抬着食盒下了渡船送到亭子中間桌上擺着是一碗燻鴨一碗燻肉一碗豬蹄兒一碗鮮魚一碗乾煎和那香蕈煮的一碗油炒豆腐一碗青菜一碗豆角正是四葷四素一大壺酒一錫掇子白米飯蛋子和尚叫敲起動也不謙讓恣意飲啖衆人等他吃完收拾過了抹淨桌子却將要轉身蛋子和尚問道你家大爺在那里貧僧作別了好去衆人道大爺還沒有主意想是要留長老過夜哩說罷衆人下船又擡

去了蛋子和尚道留我過夜是什麼意思我且耐心住着看他怎的看七天晚又是兩個家童一個抬着一付鋪陳一個拿些茶食點心之類下了渡船到亭子上面擺着茶食請師父用茶一面鋪設卧具叫敲安置他兩個又下船去了蛋子和尚道且快活睡他一夜明日却又理會當夜無話到得天明兩個家童又來送湯送水擺設早飯整齊上齊七的兩葷兩素蛋子和尚喫罷便道貧僧無功食祿今日是必要去了家童道大爺還要與長老面會講些什麼說話這幾日不得工夫只教我們好生管待長老莫嫌怠慢你且寬心住下幾時怕他怎的蛋子和尚道你大爺有甚說話索性說個明白我住在此也安穩家童道大爺肚裏的事我們手下人怎曉得長老莫非夜間怕冷靜要個人作伴麼若是要時莫說別的就娶個婆娘也是容易去年大爺養個全真道人也在这个亭子上講什麼採陰補陽的法兒每夜少不得婆娘相伴大爺曾喚過了三四個娼妓陪伴他來作成我們也鬼混了一個多月如今往洛陽去了約道今年又到還不見來蛋子和尚道貧僧從不曾破色戒也不怕冷靜只是一件既承你大爺

美意相留放在這園上閒走閒走散澹一時也好家童指着南邊厥廳道這所後一帶樓房就是娶的新姨住下常有了養們下樓採花恐怕外人行走不便蛋子和尚聽得這話便不開口話分西頭却說冷公子生長富貴之家迷花恋酒之事到也不在其內只有一件不老成好的是師巫邪術四方薦來術士無有不納恰好這幾日前隣縣王樞密的公子薦一個人來叫做鄧淨眼自言眼淨能見神鬼更有個厭人之術且是利害漢時巫蠱之事刻成木人手持木棍埋於地下夜間祀鬼咒咀使木人往擊其人唐時呂用之在高駢門下用事專權亂政將銅鑄就高駢一個小七身軀眼耳俱用物蒙着藏於篋中埋於自己卧牀之下使他耳目昏亂惟我所制則今鄧淨眼之術又自不同要厭那人時在僻靜處設立祭壇供養神將壇前畫一大圈七內放一個磁罐將那人姓名籍貫生年生月生日生時開寫置放罐內他在壇前書符念咒攝其生魂三日攝不來到五日攝不來到七日生魂來時長一尺二寸面觀其人無異若無進園內把令牌一下攝入罐中書符封固埋之坎方其人立死有詩為證

當年老耄說高駢

太子曾合巫蠱冤

若使咒人匕便死

誰人不握死生權

這四句詩言人死生有命就是魘魅之術弄得死時也是本人命盡祿絕俗語道得好相材頭邊那有咒死鬼然雖如此又有一句話道是寧有屈死沒有冤生若是那人後祿正旺便遣有天雷也打不殺他若是庸常之輩一般也有屈死的終不然陰司也設枉死城為着什玄閒話休題且說冷公子聞鄧淨眼有這家法術急欲學他但未曾試得真假如何見蛋子和尚是個遊僧又不曾落個寺院一心哄他到家裡要將他試法已問得名字籍貫了只這生辰單有年月却沒日時便着人到鄧淨眼處請他到來商議此事淨眼道若沒有生辰須得本人貼身衣服一件及頭髮或水印冷公子道這却容易便喚家童取疋新布做成衫兒送與那和尚道大爺恐怕長老身上不潔教送這件布衫換下舊的來洗漿又喚個待話與他淨頭分付暗地收拾他剃下的頭髮來回話莫拋失了那和尚只認做好意那知就裡便是家童也不曉得主人之意思當下哄得他脫下貼身

布衫一件又收拾得剃下的一頭短髮獻與冷公子冷公子不勝之喜就同鄧淨眼到東邊一個收米的倉廩上來如法擺設壇場辦下些紙馬香燭之類只留兩個極小的家童替應將倉廩門兒下鎖每日辦下三餐家人們都在門口敲喚安童開鎖接進並不許進來窺看真個雞犬不聞甚是秘密却說鄧淨眼巴不得魔死那和尚顯他法術有靈傳授與冷公子得他一主大財無不用心當下取一幅黃紙寫下奉法追取生魂一名蛋子和尚泗州城人氏迎暉山迎暉寺出家今遊方到本處緣由將他頭髮裹做一個包兒又將他貼肉布衫書下許多追魂符在上邊總做一束放於淨鐺之內壇前將石灰畫個大圈七下安着淨鐺一個鄧淨眼一日行香三遍夜間在壇前書符念咒步罡踏斗每夜弄到二三更到第三日這里全無影响那邊蛋子和尚已覺有些頭疼身熱到第五日看七病倒躑躅扎不起鄧淨眼見圈子外微有黑氣往來已知游魂蕩漾次日趁冷公子問取和尚消息得知臥病不起越加用心做張做智的設施到第七日黃昏以後那團黑氣往來甚頻不住的在圈邊打旋交至三更果然聚成一

個小和尚之形或退或進徘徊圈外被鄧淨眼圓睜怪眼把令牌向案桌上狠擊一下喝道直日天將城隍土地這時候不奉吾法自更待何時說猶未了那小和尚一滾也進圈來對着鐺中便鑽下去不鑽時猶可一鑽下時忽起陣怪風空中如霹靂之聲鐺兒迸做七八塊那鄧淨眼口吐鮮血死于壇前可憐做了一世的術士到此未能害人先害自己已有詩為証

邪術有驗害他人
圈外游魂仍不滅
法隨窺破兒童笑
萬事勸人休計較

無驗之時損自身
壇前淨眼摠非真
咒與人空公子嗔
舉頭三尺有神明

後人又有詩云

毀人還自毀 咒人還自咒 譬如逆風火 放着我先受
咒詛禍如靈 祈禱福且厚 冥七司命者 大權寧倒授
願發平等心 相安庶無咎

冷公事驚倒在地半晌方絕甦醒兩個十來歲的安童嚇得啼哭不止當下冷公子慌忙自去開鎖喚起家人收拾塚場尸首到來朝買下棺木盛殮一函寫書與王樞密公子只說中惡身死一面教人打聽蛋子和尚時那和尚出下一身冷汗病已好了冷公子十分沒趣雖然機關不曾漏洩却也無顏見他之回封下二兩銀子教原伏侍他的兩個家童打發他起身自己只推遠出不與相見蛋子和尚只道見他有病不留他居住却不知借他試去險些兒送了殘生當下蛋子和尚接了銀子千思萬謝道多承布施了剃着光光潔潔的頭兒貼肉又換了一件新布衫歡喜喜離了冷家莊而行依先四處遊方去了却說王樞密公子接得冷家書信打發回書也免不得報與鄂家也小知道他家也妻兒女兒親兒眷兒聞知此信趕上一大隊過這冷家莊來守着棺木哭啼冷公子沒奈何他自知事不正氣央個主文先生出來處些殯葬之費與他又把些盤纏銀兩送與衆人內中有個出尖的好猾老兒與主文先生私講得了些偏手于中一力擔當攬撥拾回棺木方纔清淨也曾用過百十兩銀子冷公

子一生刻薄慣要算計別人不道這一番做了折本的買賣地方隣里見是官家又是有名的剝皮公子誰敢出頭開口只背地裡暗笑正是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不在話下再說蛋子和尚閑遊度日光陰易過不覺又是一個平頭閑話休敘看自春而夏又逢端陽已是五月了蛋子和尚一月前又轉到雲夢山下將那草棚添蓋完好依舊住下預先備起素糧自初一日起便不出去緣只在棚中打坐養定精神等到端午蚤起便扎縛停當一條搭搏將布衫兒繫束着穿一雙多耳麻鞋約莫午時將到冒着霧氣就走來到洞邊剛霧氣斂盡蛋子和尚喜不自勝這是第二回了越發膽大信步行去早過了那三丈長一尺闊的不測橋梁進得洞門無心觀看景致望着那座供白玉鑪的大石峰一直走去原來石峰對處是個天生石屋約有民房五六間之大中間空石洞並無鋪設穿過石屋後面又是箇小石洞蛋子和尚進這洞內想必白神藏書之所矣低着頭鑽進洞去正是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領下珠只因這一番竟把個蛋子和尚空費一片精神重受一年辛苦畢竟

幾時總盜得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石頭陀夜開羅家販

蛋和尚三次盜袁公法

休將懶惰負光陰

鉄鎗勤磨變繡針

盜法三番終到手

世間萬事怕堅心

話說蛋子和尚暗想這小洞內必具

公藏書之所低着頭鑽進去時只

見裏面彎七曲七或明或暗或寬或窄

好幾處像屋的所內有石牀在

石凳石椅石桌之類亦有石筆石硯石碗石甕諸般家伙俱生成形像拿

不起的並不見有什麼籍書再進去時洞漸小了地下低窪約有一二尺

深的水料是盡頭處了覆身轉來再看一回已知天書不在其內鑽出洞

來到前面石屋內周圍細看叫一聲阿也遠不遠千里近只在目前這面

邊石壁上鑲滿許多文字不是天書又是何物只是一件天生石壁撥又

撥將不去要抄錄時紙墨筆硯又不曾帶來如何是好且憑着自己記性

看他幾條下肚也不枉辛七苦七走這面番方纔站定腳頭抹一抹眼角

仔細從頭辨認那字脚忽聞得一陣香氣撲鼻走出屋外瞧時白玉烟中

蚤已烟起慌得蛋子和尚不敢回頭拽開兩腿脚不點地一口氣直跑過
了石橋到了松棚裡面打坐良久喘息方定自古道痛定還思痛想着兩
遍到白雲洞中擔了多少驚怕受了多少辛苦不曾拘摸得一些子在肚
裡不覺的放聲大哭一連哭了三日三夜兀自哀乞不止只聽得外面大
聲問道棚中何人如此悲哭蛋子和尚聽得人敲抹乾了眼淚鑽出棚外
看時却是個白頭老者怎生模樣但見

眉端抹雪頰下垂絲般似洪鐘形如瘦鶴頭裡着一幅青絹巾腦後橫
披大片身穿着四鑲黃布襖腰間繫束細絛脚踮方鳥飄七道欲凌雲
手執藤條步七真堪扶老若非海裏老龍定是天邊大白

蛋子和尚見他形容古怪連忙向前打個問訊那老者又道長老不多年
紀緣何獨自一個住在這荒山之中有甚苦情啼七哭七試向老夫訴說
則個蛋子和尚道好教長者得知小僧從幼出家並無親屬只因一心好
道要學個驚天動地之術聞知此山有個白雲洞內藏着天書道法因此
不辭辛苦欲求一見誰知兩遍端午到得洞中全沒用處便把第一次尋

不見天書第一次見了又不能抄寫備細說了一遍說罷又哭起來老者
勸道長老不須過哀聽老夫一言這白雲洞老夫少年也曾到過過蛋子和
尚轉悲為喜忙問道長者既曾到過必見天書不知抄錄得多少長者道
雖則看見無計傳取後來遇着方上一個全真道人對老漢說此天庭秘
法不比凡書可以抄寫要傳法時也不用筆臨也不用墨刷只用潔白淨
紙帶去到白玉香炉前誠心禱告發個誓願替天行道不敢為非祈禱過
了便將素紙向石壁有字處摹去若是道法有緣的就摹得字來若無緣
時一字也沒有蛋子和尚道長者可曾摹得長者道老漢精力已衰就摹
得來也做不及了故此不曾蛋子和尚道長者高居何處若小僧摹得來
時好來請教長者道老漢離此不遠閑時又來相探說罷策着一根藤條
望東路一直去了蛋子和尚似信不信的道一不做二不休拚得工夫深
鉄鎗磨成針再守他一年十二個月好又要搗摸些兒本錢到手終不然
這秘法不許人傳又鑄他在石壁上怎的從此息了念頭又做着下年的
指望一連四五日內心要訪那長者住處並無踪跡心腸又放寬了這松

棚中怎過得一年四季少不得打盞個衣包提一根防身短棍仍向外方遊行化齋不一日來到辰州地方且說辰州是什麼樣去處

復嶺重岡控溪扼洞山有二酉五城之雄水有黔江武谿之勝羅公隱處鳥鳴占雨無差辛女化來石立與人不異明月洞泉澄岩上桃花山春滿峰頭齊天秀色每連雲龍潤腥風嘗帶雨

蛋子和尚在辰州往來遊食非止一日無事不題却說這日偶行至黔陽縣界上到了一個墳野所在高低不等四望都是亂塚此時八月下旬天氣草深過膝甚是荒涼走了多時並無處化一口齋飯吃看七日色睜西壯中飢餓正沒處擺佈忽見高岡上四五個樵夫忙忙而走挑着柴担蛋子和尚趕上一步扯住個老成的問道貧僧要到黔陽縣中那一條路去近些樵夫指道向南只管走下了這山岡便是羅家畝大路那里有幾家莊戶你再問便了天色已晚嚼們還要趕過界口去沒工夫與你細講說罷招呼一教前向夥伴慢走挑着擔飛也似去了蛋子和尚不好阻當通問一句道這里喚做什麼地方聽得那邊答應個亂蓬岡三字蛋子和尚

點頭道怪得坵塚壘七原來是土人埋骨之所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計些本事做些功業揚名于萬代之下似此一抔黃土誰別賢愚也嘆了口氣向南而行又去了好多路地勢漸平見有幾處田畦禾黍想是羅家畝了只不見個居人也有幾間零星草房都封鎖着門沒人住下只得忍餓又走看日日落天昏望見隔溪一林樹木那里像有個人家欲待渡溪而去不知深淺走近灘邊把防身短棍豎起向水中一按打箇探子誰知水深丈餘那棍頭直到水底跳將起來便半橫半豎的向下流去了蛋子和尚打撈不着只得捨了這棍兒沿溪走去時約莫又是一箭之地溪面稍狹有兩根雜木將草繩捆着橫倒水面上做個浮橋蛋子和尚性急便雙脚端上去不隄防草繩日久朽爛這邊身勢去得太重把兩根木頭一脚蹬開好個莽和尚收脚不迭踢地倘將下去喜得是個淺處剛上渰到乳旁並不曾吃半口水兒只是衣包都打溼了左脚陷在深沙裡面掙得脫時一隻麻鞋已失了當時無可奈何不管三七二十一拖泥帶水走過那一岸去將溼布衫和那裙兒褲兒脫下絞乾水溼依舊穿上把右脚麻

鞋一發脫下拋去了一雙赤脚提了溼衣包遙望着樹林而走約莫離那林子還有半里之遙早見有數間茅舍近前看時也閉着門在那重門外站簷邊側鋪着一窩亂草一個頭陀盤着雙膝在上打坐面前擺着一卷經典左首安放包裹倚着一根兩頭鉄裏的齊眉短棒蛋子和尚向前叫殺老師父貧僧是失水逃命的求慈悲救護則個那頭陀垂着眼皮全然不睬蛋子和尚又叫道貧僧饑餓了老師父帶得有乾糧望布施些兒見在功德那頭陀只是不睬蛋子和尚道啐是木的是石的只不開口莫待纏他我且去敲門敲得開時化碗熱湯水吃也好又猛然想道這屋內不知有人住沒有人住那頭陀同是佛門出身尚然如此我今敲門打戶知道人心喜怒如何打熬也只是一夜且喜不是個寒天這溼衣溼裳在身上煖過一夜好歹也乾了衣包便慢工的整理也不打緊把搭膊將腰束緊也來簷下向頭陀對面打坐那頭陀見這里和尚坐下去時便罵道死禿囚這簷下是老爺要伸脚倘脚的恁般不達時務不管溼衣溼裳胡亂擠來教老爺怎得安穩蛋子和尚想道那裡有這個樣出家人開口便罵道

恁粗莽沒奈何耐了氣又對他說道貧僧走錯了路頭一日沒討得一口齋飯又失腳落在溪中渾身打溼了夜晚沒處去權借這所捱過一宿明早就行與老師父沒甚妨礙望乞相容則個那頭陀愈加發狠罵這死禿囚你不認得老爺麼老爺叫做石頭陀異名石羅漢的便是一生遊方行也是獨行卧也是獨卧不慣與人合夥你這禿驢知是好人歹人來此講帳走便不走我將一棍就結果了你性命說罷便站起身來將手去摸那棍棒蛋子和尚又飢又冷身邊又沒器械恐怕敵那頭陀不過慌忙立起身來說道老師父息怒貧僧迴避便了那頭陀又罵道死禿囚怕你不迴避須是遠工的與我閃開若在近側時老爺一眼瞧見休想怨饒蛋子和尚連被道不敢不敢提着衣包望屋後便走黑暗中正不知那里去好信步走去到得樹林中間只見一株大松樹亭上道上約有百尺之高心下想道這樹上到好棲身只是怎得上去心生一計將搭膊解下連衣包拴在腰裏向那松樹旁一株小樹扳上去一手攬着松枝將身就勢躍過那樹又盤上幾層揀個大丫叉中似鳥鵲般做一堆兒蹲坐着方纔安身

得牢忽聽得下面敲响蛋子和尚眼快在屋光下仔細一看只見那頭陀提着齊眉短棍在樹林左右行來步去東張西望口裡哼道死禿囚真個那里去了穿過林子又走去一段路纏縮轉來倒拖着棍棒向舊路徐而而去蛋子和尚看了叫教慚愧喜得不遭他毒手只是一件那頭陀獨自一個坐在人家門首好不冷淡得個人作伴也好為甚抵死不容比及讓了他罷了又來東尋西覓只恐我還在右右放不下心其中必有緣故終不然要做打家劫舍的勾當怕我礙眼這個荒村草店料有甚大財鄉動了他火好生難解且莫管他自己安息一時再處方欲閉眼不覺肚中飢餓疼痛腸鳴起來蛋子和尚道這一夜好難過就熬過了今夜來朝怎得氣力跳下樹去便跳下時跑走不動倘遇了那賊頭陀乾折個性命與他聞仙人餐松茹柏我且學他一學把松枝上嫩毛摘來試嘗着雖不可口却也清香吃了些兒引得性起不耐煩不論老的嫩的滿把的放在口中亂嚼嚙下了許多也覺得腹中充實了些忽然一陣風來遠處的聞得號呼哭泣之教蛋子和尚道奇怪這里又不是熱鬧所在此教從何而來側

再聽時其教哀急又像個婦女教音分明在前面那屋那一搭兒蛋子尚猛省道是了一定是那個賊頭陀幹甚不法不公的事出來欲待不心頭氣憤上的怎忍得住我且悄悄的探個下落也得放懷當時解下腰間衣包縛在樹上重把搭膊拴緊了腰分開松枝望下湧身一跳而脚點地毫無損傷將身抖一抖走出林子焰前來路一步一步的捱去約莫那房相近悄悄地舒頭去望那簷下畧無動靜再走上幾步向前看時已不見了頭陀走上前頭左右細看端的不見了側耳聽時裡面哭教也住了蛋子和尚心下疑惑輕上的推那門兒原來是兩扇舊白木板門這石頭陀在裡面用棍撐着撐得不牢初時推不開以後用力一撥撲的一教棍兒落地左扇門兒早開這那房原來是小三三門開濶而進一披頭一進而邊安放些做屋的土磚木料更有幾件粗重家伙中間空個走路第二進做個內室左首披屋裡面安排鍋灶石頭陀脫得上身赤剝正在灶下燒火煮飯吃聽的開門教响慌忙起身來看說時遲那時快蛋子和尚一腳踹進門來正踹着棍兒便曲腰下去綽棍在手知道裡面有人出來急

向木料堆裏一閃，過石頭陀黑暗裏急切不辨見大門開着，便鑽出外去探望。蛋子和尚乘着披屋下有些燈光，透出到對着裏面天井，一溜進去這邊進去的，還不曉得裏面詳細。那裏面暗處有箇老婆，已先已睜眼，和尚叫聲阿呀，又是一位羅漢來到死也。蛋子和尚聽得聲音，知有些蹊蹺，却待進步盤問，只聽得大門右扇開的一响，是那石頭陀作勢推開。蛋子和尚慌忙退出，仍伏在木料堆邊，只見那石頭陀踏進門內，復身向外發狠的鬼叫道：「有誰大膽的敢進來？」喊了一聲，便矮身下去，摸那地下的棍兒，誰知這棍落在蛋子和尚之手。和尚有了器械，早壯了三分膽氣。那時看得仔細，就地蹲下去，時做個水面撈衣勢，將棍頭對着他屍般狠力向上一挑，那頭陀出其不意，精頭皮倒垂磕，橫身臥地。蛋子和尚怕不了事，舉棍又打下去，那邊把右手來搪，正迎着棍兒，棍去得重，只一敲响，打折了兩個指頭，連皮兒挂着石頭陀，負痛便叫：「好漢饒命。」蛋子和尚已知得了便宜，左手持棍，右手查開五指，一把抓去連腰，將連肚皮做一堆兒，提到天井裏面，高上的向下一擲。那頭陀殺猪也似叫喊。

蛋子和尚上前一步，將右腳劈胸，踹定，捻起升羅般大的拳頭，在他臉上。見一和尚道：「賊頭陀，你要死要活？」那頭陀方纔認得就是落水的和尚，只叫師兄，是俺得罪了，饒命罷。蛋子和尚罵道：「賊頭陀，我只道你是江湖上有名的好漢，少林寺出尖的打手，原來恁般沒用的蠢東西。」叫什玄石羅漢，你便是鐵羅漢，我也會消鎔你。起來迎暉寺前，偌大一塊搗衣石，我也只一拳打個粉碎。先前我再三讓你是我出家人，本等你又到林子裏面來尋趁我，你竟說在此做什玄勾當，惹得他家啼哭。快說來，還有商量。若半句含糊，我也不用棍打，只教把你做個搗衣石兒。試我拳頭一試，說罷，左手便把棍兒撇下，右手捻起拳頭來打。那頭陀心慌，又被蹬緊了胸脯，好不自在。儘力叫道：「佛爺，佛祖，你放俺起來，待俺細說。」蛋子和尚道：「賊頭陀，便放你起來，料你也不敢走，却待鬆腳放他，只聽得屋後黑暗中有個人叫道：「師父與我家伸冤，則個莫放鬆他。」蛋子和尚認得就是先前一般的敲音，定了脚看時，只見個白頭老婆，腰駝背曲，半隻半走的模樣，將出來到天井中，朝着蛋子和尚跪下，連連的磕頭，只叫伸冤蛋子。

和尚道老人家不要多禮你有甚冤情快說來我與你做主老婆道這天殺的壞了我家媳婦母子兩口的性命只這一句引得蛋子和尚心頭火起將脚跟向那頭陀的心坎裏狠的蹬上一下那頭陀大叫一聲口噴鮮血直噴出來有詩爲証

僧家淨業樂非常

做賊行淫遭惡報

何事芒鞋走十方

分明好肉自剜瘡

蛋子和尚方纔收起了脚扯起老婆道問其緣故老婆道啼哭起來指着披屋裏面說道師父去看便知蛋子和尚還怕那頭陀如詐再要加他幾拳只見他直挺挺的不動踢他一脚也不做聲了方纔放心走到披屋裏去把壁上挂的灯兒剔明那鍋中兀自熱騰騰的氣出揭開鍋蓋看時噴香的一鍋熱飯是那頭陀纔煮下的蛋子和尚正在要緊之中便道我且吃他兩碗却又理會向灶前拈起一把茆柴點着去炆個碗兒來用剛吃的在破櫥櫃內取得一隻磁碗一隻柳木筍兒猛看見牆角頭又是一個人睡着到吃了一嚇仔細打一炆原來是個婦人剝得赤條條的死在血

泊裏面却好老婆帶着哭也摸進來了蛋子和尚問道這婦人是你什麼人爲何而死老婆道一言難盡拖着凳子頭兒教師父請坐聽老身慢慢告訴蛋子和尚道你莫管我儘你說我都聽得盛着飯一頭吃一頭聽那老婆道說話那老婆坐在門檻上從頭至尾告訴道老身家姓邢這死的是老身的媳婦兒我的兒子叫做邢孝在這羅家畝種田爲生因本縣令老爺貪財責取里正要百來擔好丹砂這丹砂雖說出在辰州却不是黔陽縣土產都在沅州老鷗井內這井好不闊大四圍生成的青石壁須要積下乾柴放起火來燒得石壁迸開方纔有砂現出這裡羅家畝莊戶種田空閒時都慣做這行生意里正科斂百姓的銀子願人去到那邊納了地頭錢採取丹砂奉承縣令這裡幾家莊戶都接受了他的工錢但是有老婆的都寄在親眷人家去了只我家媳婦有了五個月身孕出門不得又且老身七十多歲兩口兒做伴在這房子內看守一月前那孝還在家的時節媳婦患個肚疼的症急切沒有個醫人剛遇這頭陀上門化齋兒子回他道見有病人在家沒心緒齋得你他問是什麼病兒子

不合對他說道媳婦有四個月身孕了見今患肚疼只怕小產那頭陀道我叫做石頭陀石羅漢不但會看經也曉得些醫理有個草頭方兒依我吃了肚疼便止又能安胎兒子也是沒奈何只得憑他解開包裹把幾味草頭藥煮來灌下果然肚疼止了當日請了他一頓飽齊又不要錢竟自去了只道他是個好人昨日又到這里化齋媳婦回他道男子漢不在家改日來罷他又不肯去就把言語調戲我媳婦起來媳婦閉了門不理他就就坐在門首念經只是不去等到夜深時分老身睡了媳婦還在中間績麻那頭陀曉得家裏没人悄地把門弄開竟走進來將媳婦抱住恐嚇他道若喊叫就殺了你當下被他強姦了這還是小事又教媳婦去燒下一鍋滾湯我要洗個熱澡媳婦只得與他燒水又教傾一半在桶裏那天殺的原來不要洗澡把包裹打開取出一丸白藥教媳婦吃了後來易產吃下後便覺有些肚疼他又解出兩隻新草鞋來浸在鍋內對媳婦說道我要與你借件東西合個長生不死之藥也成時送些與你吃了大家升仙媳婦問是什麼東西他道要你腹中五個月的血胎媳婦慌急了哭拜

告饒那天殺的雙手抱定剝個寸絲不挂將他綁住手脚按在桶上把熱湯揉他的肚皮媳婦痛極了再三哀告只是不允又將鍋內兩隻熱草鞋輪番在肚皮上揉捺可憐血胎墜下我媳婦當時血崩而死老身嚇壞了伏在後面不敢則教只聽得那天殺的說道到是個男胎他又在布袋內取米造飯只待吃了便走不期遇着師父到來奈何了他正是天理昭彰惡人自有惡人磨蛋子和尚也笑起來問道他取下血胎在那里老婆也道想收拾在包裹裡面了因這老婆也話長蛋子和尚也不知吃了幾碗飯把鍋裡吃個罄盡只剩個鍋底和尚放下碗筋向櫥櫃上層尋着他的包裹就在鍋蓋上打開看時裏面又有小布包兒解開來是一條布裙子正裹着血團上的小廝和那胎衣在內又一包是十多兩散碎銀子又是一疋細白布包着一件烈火袈裟也有件直掇子及零星衣服另有個布囊盛下二三升雜米蛋子和尚覷着血胎心下想道不知他那長生不死的方兒是真是假配甚藥物怎取用可惜造下這罪孽棄之無用了念教阿彌陀佛將血胎連布裙子遞與老婆也老婆也看見了又重複哭

起來蛋子和尚開了銀包只揀幾塊大的約莫到有五六兩把與老婆卜道這銀子你將去斷送了媳婦其餘自家收拾起了此時天已漸明走出天井看那頭陀面皮發黃已自沒氣脚下穿的到好一雙青布鞋蛋子和尚剝來穿了將這根齊眉鐵包頭的棍兒挑了包裹叫都老人家那賊頭陀已死了太平無事我去了也那老婆也道師父你去不得蛋子和尚真個住了脚問道爲何去不得老婆也道你雖然替我除了這害撒下這兩個屍首教我七十多歲的老婆子如何擺布蛋子和尚道也說得是我且把賊頭陀的屍首撇在荒僻處再來計較放下棍棒包裹一手抓着那死頭陀的腰褲恰似小雞兒一般提起出了門直到林子裏面此時天已大明認得夜來這棵樹甚大正好撒下屍首陸上去取那衣包只聽得遠處的有人喝道清平世界那里和尚殺了人撇在這個地方蛋子和尚定請看時林子後面七八個莊家一個也背着包裹跨口腰刀提口朴刀飛也似迤將來蛋子和尚不慌不忙撇屍在地蚤陸上樹去取得衣包在手衆莊家把這株大松樹圍上圍定蛋子和尚在樹上叫道貧僧不是殺人的

是殺那殺人賊的列位閃開待貧僧下來相見說罷撲地一跳也出衆人圍外衆莊家又把和尚圍住盤詰來由蛋子和尚道列位且說從那裏來衆莊家道我們奉縣令老爺差委往沅州採取丹砂昨晚到縣和里正交納今早起個五更走到這里蛋子和尚道列位中可有那孝子貧僧要報他個信兒衆人裏面走出個矮黑漢于上前道在下便是那孝子蛋子和尚指着這死屍道則這個賊頭陀便是你七世的冤仇那孝聽罷這句好似一千個榔槌在他心上亂敲面色都變了一把扯住和尚道還我個明白蛋子和尚道如今我說時你也不信高居云此不遠列位休散了大家去做個証見衆人道那大哥莫慌既然同到毛上自然有個分曉當時大家隨着和尚一路走雖然脚尖兒同向前脚跟兒同向後却有三種情況不同蛋子和尚的心下欣喜喜好像撐船的逆風收港有個結末子衆莊家心下疑惑惑好像看把戲的不知艤出甚故事來只那孝的心下驚驚恐恐好像解察院的訪犯一般有罰無賞正是背人偷酒吃冷煖自家知却說老婆也見和尚去了心中害怕起來勉強去舖上拽一條被單將

婦人的屍首就地蓋了摸到門前兩頭看着又不知那一條是來路東一
 張西一望與等和尚到來區畫這事夢裡也不想兒子回來這里老眼模
 糊還未分明那孝先走一步早已看見叫道老娘你緣何獨自一個在門
 外看誰媳婦在那里不陪伴你老婆也一見兒子扯住放聲大哭道我兒
 你早歸一日也不見得好端端的媳婦被什麼石頭陀石羅漢弄死了那
 孝道怎及說老婆也哭道他死得好苦那孝搶進門來看時眾人隨後都
 到了一擁上前到把老婆也擠在後面只見那孝連被單抱起媳婦放在
 後屋中間對着捶胸大哭眾莊家人也悽慘問蛋子和尚道這事怎的樣
 起蛋子和尚道等那大哥哭過了自問老娘便知那孝道我娘年老之人
 須是長老與我剖個明白蛋子和尚便把自家落水借宿直到打死了頭
 陀後面你家老娘與我說如此也這般也備細述了一遍那孝止不
 住腮邊吊淚眾人皆咬牙切齒老婆也埋怨兒子道都是你聽信那大殺
 的鬼話吃什麼葷頭方安胎藥引得那頭陀上門上戶弄出這事來如今
 一命便是兩命却不是你自己害了妻兒一般眾莊家勸道老娘你如今

說也是無益了且喜得遇這位長老報了冤仇死者也得瞑目只是如今
 林子裏倘着一個家裏倘着一個不是個道理也該作速計較家裏有米
 亦可煮些飯來吃了相煩長老回到縣令相公處首明等他差官相驗順
 便帶付棺木下來盛殮省得過些時被做公的看見林子內的屍首又來
 造言生事在地方上做一場生意蛋子和尚道聞得縣令是個賊官告訴
 他怎的要埋時自家埋下便罷了那孝道這却使不得當下敲火煮飯眾
 人各剝得些微乾菜都將出來等飯熟大家吃飽老婆也一把銀子遞與那
 孝說其緣由那孝又向和尚致謝眾人道也要老娘去走一遭那孝安排
 個羊頭小車教老娘坐上鎖了門央一個相厚的莊戶同推着車見蛋子
 和尚提了棍把兩個包袱打并做一個背着跟了眾人一擁的到黔陽縣
 來等不多時候縣令正升晚堂眾人將而胎一包當堂呈上首告地方人
 命事縣令把一千人逐一審過錄了口詞當委縣尉一員下鄉相驗到次
 日晚堂回話無異官批石頭陀係無籍游僧所犯雖重已死不究其尸責
 令地方埋訖沈氏着那孝自行殮葬蛋子和尚因義憤殺傷免罪餘人都

發回寧家單留蛋子和尚在縣有話分付退堂之後候縣令教喚和尚到後堂書房中屏去左右誇獎了他幾句次說道我有封緊要書信禮物要寄到慶元府親戚那邊路程遙遠沒個可托之人適纔聞得你恁般義氣又且英雄了得肯與我幹這件功勞回來之日重酬謝蛋子和尚道貧僧遊方之人那一處不去既然相公尊委不敢有負縣令大喜喚心腹吳孔目送長老到城隍廟居住庫上支兩貫足錢發與道士看他供給等候修書完日標撥起身不題縣令進衙收拾金珠銀兩叮嚀有資之事事記蛋子和尚和吳孔目到城隍廟中先有官役報知道士迎進客座裏坐下蛋子和尚看見廟宇傾頹房屋做壞道士衣衫藍襖便問道這神廟香火可盛么道士道神道極靈香火也不絕的蛋子和尚默然無語茶罷吳孔目將兩貫錢交付與道士便起身分付好生管待道士就把三百文錢送與吳孔目折箇東道送他出門去了道士聞了蛋子和尚吃葷用酒忙忙的分付廟祝買東買西安排停當擺設在卧房裏面請他來坐又把白己鋪蓋撤了出來讓這房與和尚安歇蛋子和尚飲酒中間問起道既然神

道又靈香火又盛爲甚廟宇這般狼狽道士嘆口氣道雖然如此在小道有損無益蛋子和尚低聲問道莫非縣令難爲你門道士臉都紅了不敢答應蛋子和尚又道貧僧與這縣令素不相識只今日要貧僧到慶元府走一遭相留在此貧僧一時應承了不知是什麼書信聞得縣令是個貪官刻剝百姓足下必知其詳你休疑慮着我但說不妨我們出家人難道到與賊狗做一路不成道士見他語言出得至誠便把兩指做個錢圈兒說道縣令老爺愛的是那個東西莫說別件只這城隍廟裏不論月大月小要納還他香火錢十貫不足數時小道還要賠補若佈施得些木料在這里縣中便來取用去了所以門面廊廡都無力修整他戴了幘頭神道也是勢利他的雖說成靈顯赫只在小百姓上做工夫撞着做官的全無報應蛋子和尚道他是那里人氏有甚親戚在慶元府便一付書信打什麼緊是必用着貧僧道士道他正是慶元府慈谿人氏姓侯雙名明宰在此做過四年官了每年積下若干贓物運至家中恐有疎虞定要個有本事的人護送將去七年用人不當到洞庭湖中被劫去了聞得今番要走早

路他留着禪師一定爲此他原是窮儒出身只道任官家中解庫也開過好幾個了貪心兀自不止禪師你道狠也不狠蛋子和尚道原來憇地道士道適纏禪師盤問小道多口了路途中在他們管家或公差面前是必休題蛋子和尚道不消分付當晚酒飯已罷道士別去了蛋子和尚在房中思想道這樣詐人的錢財到教我替他送去這事不成不成睡到五更只推解手取了棍棒包裹出了廟門一溜烟走了明日道士不見了和尚慌了手脚稟知縣令上道早是不曾托他幹事這遊方和尚全無信行也不責備道士只追他這而貫錢完庫道士又去生錢借債補完這項倒折了三百文錢一頓酒飯後來侯縣令多用賄賂得陞京職自家建個生祠在縣去任後被衆百姓夜半時抬那祠中的土偶打折了腳撇在糞坑裏面了縣令在中途被馬驚墮地折足而死可見天道不爽此是後話有詩爲証

儻人吃着亦無多
試看墨吏終當敗

苦乞貧求却爲何
縱免人誅有鬼訶

却說蛋子和尚那日出了黔陽縣離了辰州又往湖北荆南一路遊去逢山看山逢水看水留連光景不覺又過了一年看乞李白桃紅又早梅黃杏紫蛋子和尚切記着本等前程預先買就一百張潔淨純綿大紙帶歸雲夢山下艸棚中來將紙預先編個一二三四的號數把石頭陀這疋細白布縫個包袱兒包着又去清水潭中洗個淨浴到端午日早起在地灶中煨飯吃飽正待扎縛停當只見雲暗山頭下着一陣大雨蛋子和尚道却不是悔氣這兩日乞不下偏是今日與我送行起來只得在松棚內望空磕頭禱告道某今日若有緣見得天書之面望老天赦雲收雨速現紅輪看乞推到巳牌時分雨已停止和尚喜不自勝取了綿紙提了齊眉棍棒便走此是第三遍了路徑已熟只山地艸溼高下崎嶇况且冒霧而行只恐遲誤忙乞的向前比及霧氣將散石橋也到了蛋子和尚看時吃了一驚這橋是天生成一條青石經雨後其滑如油隨你節乞小心如何把得脚住有人問道那三百六十日的濃霧難道石橋上沒些溼氣直等這番大雨看官有所不知但是尋常的霧都爲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其氣氤

氤迷亂而成所以沾衣則溼觸石則潤久而不解則雨這白雲洞的霧是霧幙中噴出來的只是乾霧分明是層樓海市望之有形就之無迹所以前兩遍石橋全無溼氣今雷雨後難行若是三尺四尺不多步見也還好處這三丈多長哩下面不測深淵可是取笑得的除非插翅飛將去動脚之時必墜領是這般說時第三番又丟空了却不道風急雨至人急計生畢竟用着甚計來且听下回分解

映旭齋增訂北宋三遂平妖全傳

第十一回

得道法蛋僧訪師

遇天書聖姑認弟

跳丸雙轉疾如梭

瞥眼年華又早過

有事做時須急做

誰人挽得魯陽戈

話說蛋子和尚第三遍端午遇了天雨之後石橋溼滑行走不得心生一計放下齊眉短棍將這綿紙包袱繫上的縛在背上倒身下去將雙手抱定石橋那石橋的兩旁底下未免有些稜角不比橋面光滑兩脚可以做力逐步挺去霎時間過了蛋子和尚爬起來合着掌叫聲謝天謝地急上的進了白雲仙洞來到白玉炉前雙膝跪下磕頭通陳道貧僧到此第三番了望乞神靈見怜傳取道法情願替天行道倘作惡為非天誅地滅發完了願走到石屋中解下包袱取出紙就地展開逐張揀起始一號二號順去先從左壁上起將手捻定通前至後凡有字處次第拂過共一十三張每張摘去紙角記認了轉向右壁逐一按摹右壁字又密又長摹到二